

她历经磨难，但从未放弃追求美好的生活，最后笃信佛教，获得了心灵的平静。作者在书中编织了一个五味杂陈的梦，谱写了一曲人性的赞歌。

飞天



YZLI0890126136

赵磊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飞天

赵磊 著



YZLI0890125136

上海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飞天 / 赵磊著. — 上海: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9
ISBN 978 - 7 - 80740 - 481 - 1

I. 飞… II. 赵…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93470 号

出版人
陈鸣华
责任编辑
崔 衡
设计
许 菲

书名
飞天
出版、发行
上海文化出版社
地址: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网址: www.shwenyi.com
邮政编码: 200020

印刷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本
700×1000 1/16

印张
11.5
字数
101 千字
版次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80740 - 481 - 1/Z · 559

定价
22.00 元

敬告 如本书有质量问题请联系印刷厂质量科
T: 021 - 62431119

她，纯真秀丽的女孩，眸中盈满对苍天绽放出的斑斓色彩，梦翼牵动着生命的鲜活，带着放飞梦想，穿过岁月的春和秋，走过了红尘的风和雨，却悖逆于时势的天空，追寻的脚步走向了人间的另一天堂。

目录

第一章	1
贫寒家境,懂事女儿分苦忧	
苍天有眼,山沟出了金凤凰	
第二章	26
带着梦想,误入黄皮狼窝	
救死扶伤,展现自己理想	
第三章	37
荣华富贵,设置引诱圈套	
人格难辱,身心阵阵发紧	
第四章	54
守贞不屈,险遭魔掌摧残	
机关算尽,终究海底捞月	

第五章	69
真情救赎,碰出爱的火花	
危难之时,总是化险为夷	
第六章	87
路遇病人,履行高尚医德	
破旧寒窑,亲情其乐融融	
第七章	103
恶欲横生,被截未能得逞	
情投意合,初试爱的禁果	
第八章	120
为爱私奔,饱尝艰辛苦也甜	
大难当头,泾渭分明见炎凉	
第九章	156
历经坎坷,化入青灯古佛	
阅尽沧桑,修成空门正果	

第一章

贫寒家境，懂事女儿分苦忧 苍天有眼，山沟出了金凤凰

堪称大自然神奇造化的黄土高坡，无垠荒凉，一道道贫瘠的山梁，一条条深壑山沟，一口口风蚀的窑洞。一阵阵冰冷的狂风，卷起黄色尘土漫天飞舞，几棵瘦筋筋的小草，在冰天雪地里瑟瑟发抖，昏黄色的太阳摇摇欲坠，斜照在重重叠叠的黄土高坡上，被染红了的空旷，让寂寞的天空中连飞鸟的影子也难找到。

在山梁深处的坡坳上，依坡而筑的一口孤单的窑洞，已不知经历了多少年的风雨洗刷，窑洞的门口堆积着补了又补的新老黄土坯，挤得窑洞的门也缩小了许多。也许道道山梁的缘故，遮去了早晨和晚上的太阳，独处的窑洞显得更加阴暗。一个三代同堂的六口之家，就住在这口窑洞里。

这是那个年代里最普通的一个庄户人家。

年仅 13 岁的夏小兰，奶奶长年生病卧床不起，父亲走了，母亲体弱多病，弟弟刚上小学，妹妹还不满两岁，全家人的生活担子，都落在了母亲那瘦弱的肩上。13 岁的夏小兰，一放学回家，就不得不放下书包，照顾起奶奶和妹妹来。苦难似乎总是追随着夏小兰一家，衰老的奶奶终于病倒在床，家里一日三餐都勉强强了，还能拿什么供两个孩子上学呢。懂事的夏小兰拉着母亲粗糙的双手，平静地说出了自己的决定：“妈，我不上学了。”

从此，夏小兰便成了母亲的帮手，平时照顾奶奶和妹妹，忙时跟着母亲一道下田地干些杂活。生活的艰辛，让她过早知晓了人间的冷暖，在心里悄悄种下了一个愿望：长大了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来改变全家和自己的命运。

夏小兰是一个爱唱爱跳、拥有梦想的美丽女孩。辍学后，她在家里，除了服侍好奶奶的吃喝拉睡、照顾好妹妹，便是帮衬着体弱的母亲伺候好地里的庄稼。

春天到了，播种季节，夏小兰便和母亲一起赶早摸黑地在地里干活。因为家里没有牛，夏小兰总是抢在体弱的母亲前面，背起缰绳，弓起身子拉着母亲把使的犁，来来回回把地里的土翻了个遍，然后再接着去播种、施肥、浇水……

夏秋时节，夏小兰跟着母亲，带上弟弟，用镰刀把小米秆一棵棵地割下来、一根根地捆好，然后再一担担地挑回家门前的平地上，学着母亲的样子，用镰杆把小米碾下来，晒

干，风吹干净。储存好全家一年紧巴巴的口粮后，便将少量的小米装进麻袋，母女俩背着翻过几十里的山路，把小米卖到城里，换回的一点钱除了给弟弟上学、给奶奶抓点药外，剩下的钱就只能买点食盐和煤油了。

无法想象的困窘生活，极其辛苦的劳累，让小小年纪的夏小兰，总感到这日子似乎没有个尽头。但这没有改变夏小兰爱唱爱跳的天性，没有改变她盼望过上好日子的梦想。

平时，夏小兰和母亲一起忙着家里和田里的活，一有空闲，无论白天黑夜，春夏秋冬，她总喜欢一个人跑到离窑洞不远处的高岗上，迎着那千年不变的朔风，高唱起原汁原味的陕北民歌，或者憋足劲宽音尖嗓地吼一曲慷慨激昂的秦腔。只有在这个时候，她才忘记了自己的劳碌和艰辛，自由得像一只小鸟，唱着唱着，她情不自禁地忘记了回家。

俗话说得好，“贫寒能出孝子，荒地会出好庄稼。”苦水中泡大的夏小兰，不仅人长得漂亮，唱的歌在这方圆几十里的黄土高坡也小有名气。两年前县里的剧团来乡里招演员时，对夏小兰唱的秦腔评价非常好，要不是因为那年她年纪小、个头矮，剧团就把她录取了。

不过，就打那以后，她暗下了决心，要把这土塔圪的秦腔唱好，走出黄土高坡，到县城、省城里去唱，挣多一些钱给奶奶抓药、给弟弟妹妹买好东西吃。就这样，夏小兰人在哪里，她的歌声就在哪里，她唱给山冈上、在田野里干活的

乡亲们听，也唱给自己的奶奶、母亲和弟弟妹妹听。

转眼间，夏小兰弃学一年多了。这一年里，除了服侍奶奶，照顾弟妹，帮母亲干活外，就是唱歌。生活的沧桑，有时也让小小年纪的她心灰意冷。但是只要她一听到弟弟妹妹叫“姐姐”的声音，看到躺在床上满头白发的奶奶，和在地里劳作过早苍老的母亲，或者想起了父亲的时候，她马上就会振作起来，义无反顾地朝着自己遥不可及的美好梦想走去，她在心里告诫自己，一定要坚定走下去，直到目标实现。

夏小兰的执著，奶奶和母亲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不知如何是好，家里没有能力继续让她读书，还把她当作一个劳动力来使唤，都打心眼里觉得对不起她。

一天晚上，深更半夜了，寒风在呼呼地刮，雪花不停地飘落，夏小兰仍在窑洞外面狠劲地唱，歌声时高时低地传入窑洞里，唱得奶奶和母亲的心都碎了。母亲裹着破烂的旧被褥，几次跑出来叫她回家，可夏小兰总是回答：“妈妈我没事，你们先歇着吧。”说完又唱了起来：“天苍苍，地茫茫，山坡黄土草不长……”

悲伤的大秦腔在山梁回荡，母亲含着泪站在那里不再说话，无奈地回到窑洞里，默默地坐在炕上，呆望着窑洞上方，一任泪水小溪般流在脸颊上，心里在向老天祈祷：寒风你不要再刮了，外面的大雪你赶快停吧，别冻坏了我可怜的闺女小兰。

此刻，卧病在床的奶奶，心里一样很不是滋味，心想要不是自己这该死的身子躺在床上不能动弹，给媳妇一家带来了这么大拖累的话，孙女小兰兴许现在正和这坡上的娃儿一样，也在上学读书呐，都是该死的自己，连累了小兰现在不但没能上学，还让她这嫩身子骨过早地担起了生活重担。想着，想着，她心里越发感到内疚，混浊的老泪滚落满面，真想了断残生。

“小兰妈，还等小兰吗？”奶奶终于开了腔。

母亲默默地点了点头，奶奶又自言自语道：“咋办呀？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弱的弱，老天爷怎么不长眼，这叫俺家还能活下去吗！”说着，说着，竟哭出声来。

母亲赶紧走过来，倚在奶奶身旁，一边给奶奶捶背一边说：“妈，你别哭了，也别焦心家里的日子，老天爷的眼睛总会睁开，给咱一条生路的。只是太委屈咱小兰了，这孩子的心里太苦了。”

歇了一会，母亲又自言自语：“小兰都十四五了，快长成大姑娘了，穿的还是她爸走时的那件旧衣服……”

话还没说完，门忽然被打开，小兰像个雪人似的从外面走了进来，抖落浑身上下的雪，和奶奶妈妈打了声招呼，就一头倒在炕上睡着了。

只有心事重重的婆媳俩睡不着，又说起夏小兰。

奶奶说：“我们家太穷了，这样下去可要出人命的。”歇

了会，又接下去说道：“家里没有个男人是不行的，小兰总是个女孩子，有个男人在家，地里的活你和小兰就轻松点儿了。”

母亲盯着奶奶问：“妈，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我想啊，小兰也不小了，如果能够找个上门女婿，到家里来干两年活，再给他们办婚事就好了。”

没等奶奶把话说完，母亲就急着说：“小兰还小，她……”

当时，在黄土高坡的偏僻农村，家里的大小事情，尤其是儿女的婚姻大事，都是由长辈做主的，更何况奶奶想给夏小兰找个上门女婿，也是想让媳妇肩上的担子轻松一点。

对婆婆的主张，小兰母亲心里明白婆婆是为自己好，只是她不想就这么去委屈懂事的乖女儿。说：“妈，小兰还小，再说地里的活我和小兰能挺得住，那事儿等等再说吧。”

奶奶没有吭声，母亲也就不敢再讲什么了。

几天以后，家里来人不断，亲戚邻居和远方来的一些陌生客人，到了家里就往炕上坐，与奶奶小声细语，神神秘秘的样子，不知道在嘀咕些什么。夏小兰心里也在纳闷，怎么家里这阵子客人这么多呢，这可是打小以来还没有见过的情景，她也猜想了很多，但始终猜不出个头绪和结果来。

一天早晨，夏小兰刚睁开眼，看见母亲与往常一样，盘腿坐在炕边，低着头一针一线地在纳鞋底，但两个眼睛却又

红又肿？

夏小兰惊讶地问：“妈妈你怎么啦？”

“没事，天冷你多睡会儿。”妈妈答道。

过了一会儿，夏小兰又从被窝里爬起来问：“妈，是不是家里有事情瞒着我？”

在夏小兰的一再追问下，妈妈流着泪水，终于道出实情：“你都14岁了，也不算小了，要懂得大人的心思啊。咱家实在太穷了，你爸爸走了以后，我也有病，不能干什么重活，全家都靠你一个人，会把你累坏的……”说着说着哽咽住了。

“我能撑得住。”夏小兰接着又问，“妈妈，到底为啥？”

母亲停住了哭泣，一下子像变了个人似的，板着发青的脸，充满了极度伤感地大声道：“我们家要有个男人，要给你找个上门女婿了……”

夏小兰一听这话，忽然害怕起来，她紧紧抱着母亲哭着说道：“我不要，我不要男人。我能养活奶奶、养活你、养活我们全家……”

她哭得累了，声音也渐渐地小了。夏小兰突然松开母亲，发疯似的冲向屋外，迎着寒风，在旷野中狂跑起来，穿过一条条蜿蜒曲折的羊肠山路，翻过一道道无名的黄土山梁，尽管脑海里一片空白，还是在不停地跑着、走着……一时间，她似乎感到自己到了一个无拘无束的自由

世界，忘记了苦难、忘记了忧愁，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无所顾忌的快乐。

整整一天的跋涉之后，天幕不知不觉暗淡下来，颗颗点点的星星，在灰色的纱帐中闪烁着，周围的一切开始模糊不清了。夏小兰开始感到自己的脚步不听使唤了，身子也越来越沉重。天很快一片漆黑，她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去，干渴、饥饿和劳累一下子朝她袭来，她终于在一个能避风的山沟里蹲了下来。

听到不时从远处传来的几声狗叫和狼嚎，夏小兰的心里顿时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她裹紧了身上父亲留下的旧棉袄，可还是觉得寒风像冰刀子一样，钻进自己的衣襟里，渗透到骨子中，全身不停地打着哆嗦，饥饿、寒冷和恐惧，同时向她袭来。她害怕地哭泣起来。

隐隐约约之间，似乎听到了弟弟妹妹“姐姐，姐姐你在哪里”的呼唤。她本能地擦去了脸上的泪水，一下子明白过来：她是跑出了自己的家，离开了奶奶妈妈和弟弟妹妹，跑到了一个冰冷陌生的地方。她已经出走了一整天，此时此刻，想到奶奶肯定在焦急地等她，母亲说不定正一边流着泪，一边牵着弟弟妹妹的手，在四处寻找自己。

忽然，她想起了父亲临走的时候，对自己语重心长的嘱咐：“兰儿，爸爸走了，以后这个家就靠你和妈妈了。”于

是，一种愧疚和悲伤的情感立刻包围了她，恨不得马上就能飞回自己那个贫穷却温暖的家。

可一想到母亲早晨说过的，要给自己找上门女婿的事情，她的脑子又一下子炸开了。她感到非常茫然和无助，呆呆地望着天上眨着小眼睛的星星，一边流着泪，一边想着该怎么办呢？

最终，想到还在盼着、等着自己快点回家的亲人，她就一刻也不愿在这荒野里停留，精神一下子振作起来，不顾已经疲惫的身子，使出吃奶的力气死劲地往回跑去。

她已经不知道跑了多少时候，只觉得这崎岖的山路还是没个尽头，离充满温暖的穷家还是那么远。天的东边已露出了白色。此时，有气无力的她，已经又冷又饿，她不得不一屁股坐在地上，在寒风中用手梳理着散乱的小辫子，歇息一会。

天终于亮堂起来，远远地望去，前面山坡上就是自家的窑洞了，她似乎看见了坐在窑洞口的慈爱的母亲，正在一边朝自己张望，一边朝自己招手。顿时，她觉得自己又浑身有劲了。

“我要回家，我回家了！”夏小兰心里一阵狂喜，不知从哪儿来的劲，发疯似的冲了过去。当她跑到母亲面前时，母亲带着沙哑的哭声，还在不停地呼唤：“孩子，我的孩子，你在哪儿啊？快回家吧！”

“妈!”

夏小兰猛地扑向母亲的怀里。当她见到母亲散乱在脸上的发丝，旧棉袄胸前那湿透了的重重叠叠的补丁，手里还抓着的家里那盏小马灯，不禁心里一阵阵酸痛，泪水刷刷地掉下来。

夏小兰紧紧地抱着母亲说：“妈妈，我回家了！我们回家吧！”

妈妈死劲地捏住夏小兰的手，摩挲着她的小发辫，一个劲地重复着一句话：“孩子啊，你回来了！妈妈的心肝不能丢。”

夏小兰挽着母亲慢慢地从黄土坡上走下来。

她和母亲还没有走进窑洞，弟弟妹妹已经跑出来站在家里的窑洞口了。一见姐姐回来了，妹妹紧抱着夏小兰的腿不放，弟弟拉着姐姐的手往家里拉。夏小兰激动地哭了，抱起妹妹，拉着弟弟一起进了窑洞。

“回来啦？我的乖孙女回来就好。”奶奶说话的声音有些颤抖。

夏小兰赶紧松开弟弟的手，放下妹妹，扑到奶奶睡的炕上呜呜地哭了起来。哭了好一会，夏小兰趴在奶奶的枕头边，哀求地说：“奶奶，家里要找男人的事，我不要！”

“那怎么行，家里没个男人，地里的活怎么办？好孩子听大人的话，别再说了！”

过了一会儿，奶奶眼里溢出了泪水，又跟夏小兰说：“孩子啊，不要怪罪大人，只因家里太穷了，你爸爸又走了，看你天天劳累的样子，我和你妈实在是于心不忍……”

夏小兰紧接说：“奶奶，你们不要给我找人家，地里的活我一个人能行，保证明年还能有个好收成。”

看着夏小兰那个倔劲，奶奶终于叹了一口气，点了点头说：“孩子，就依你吧，干不动的活就跟奶奶讲。”

夏小兰听到奶奶说的这句话，一时间只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她高兴地把头埋进奶奶瘦骨嶙峋的双手，又在奶奶的额前深深地亲了一口。

“吃饭了，吃饭了！”母亲端着一大盆热腾腾的山芋在叫，又从中挑了一个大的，将皮剥去递到了夏小兰手里。

夏小兰马上把这剥好了皮的红山芋送给奶奶，又把自己从盆里挑出的山芋，挨个儿递给了母亲和弟弟妹妹。一家人一起吃着山芋，喝着小米汤，又说又笑。贫寒简陋的窑洞里，合家团圆苦也甜。

穷人家的日子总是过得紧紧巴巴的。夏小兰辍学已两个年头了，个子也长高了。作为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她现在已经是在家中的顶梁柱。一年四季不管是刮风下雨、严冬酷暑，她每天都是面对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在这块黄土地里刨土种粮养家糊口。白天，她地里的活儿一点也不敢耽误；晚上，还要照顾弟弟妹妹，帮奶奶煎药，替母亲